

吴敬梓 著

儒林外史

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知识出版社

3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	1
第 二 回	
王孝廉村学识同科 周蒙师暮年登上第	14
第 三 回	
周学道校士拔真才 胡屠户行凶闹捷报	26
第 四 回	
荐亡斋和尚吃官司 打秋风乡绅遭横事	40
第 五 回	
王秀才议立偏房 严监生疾终正寝	51
第 六 回	
乡绅发病闹船家 寡妇含冤控大伯	62
第 七 回	
范学道视学报师恩 王员外立朝敦友谊	73
第 八 回	
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	84
第 九 回	
娄公子捐金赎朋友 刘守备冒姓打船家	95
第 十 回	
鲁翰林怜才择婿 蘧公孙富室招亲	106

第十一回

鲁小姐制义难新郎 杨司训相府荐贤士…………… 116

第十二回

名士大宴莺脰湖 侠客虚设人头会…………… 126

第十三回

蘧驸马求贤问业 马纯上仗义疏财…………… 136

第十四回

蘧公孙书坊送良友 马秀才山洞遇神仙…………… 147

第十五回

葬神仙马秀才送丧 思父母匡童生尽孝…………… 157

第十六回

大柳庄孝子事亲 乐清县贤宰爱士…………… 167

第十七回

匡秀才重游旧地 赵医生高踞诗坛…………… 177

第十八回

约诗会名士携匡二 访朋友书店会潘三…………… 187

第十九回

匡超人幸得良朋 潘自业横遭祸事…………… 197

第二十回

匡超人高兴长安道 牛布衣客死芜湖关…………… 207

第二十一回

冒姓字小子求名 念亲戚老夫卧病…………… 216

第二十二回

认祖孙玉圃联宗 爱交游雪斋留客…………… 226

第二十三回

发阴私诗人被打 叹老景寡妇寻夫…………… 237

第二十四回

牛浦郎牵连多讼事 鲍文卿整理旧生涯…………… 247

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 257

第二十六回

向观察升官哭友 鲍廷玺丧父娶妻…………… 267

第二十七回

王太太夫妻反目 倪廷珠兄弟相逢…………… 277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287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297

第三十回

爱少俊访友神乐观 逞风流高会莫愁湖…………… 307

第三十一回

天长县同访豪杰 赐书楼大醉高朋…………… 317

第三十二回

杜少卿平居豪举 娄焕文临去遗言…………… 328

第三十三回

杜少卿夫妇游山 迟衡山朋友议礼…………… 338

第三十四回

议礼乐名流访友 备弓旌天子招贤…………… 348

第三十五回

圣天子求贤问道 庄征君辞爵还家…………… 359

第三十六回

常熟县真儒降生 泰伯祠名贤主祭…………… 369

第三十七回

祭先圣南京修礼 送孝子西蜀寻亲…………… 379

第三十八回

郭孝子深山遇虎 甘露僧狭路逢仇…………… 390

第三十九回

萧云仙救难明月岭 平少保奏凯青枫城…………… 400

第四十回

萧云仙广武山赏雪 沈琼枝利涉桥卖文…………… 409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419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431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441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乡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451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460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薰心…………… 470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阁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480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490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499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508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516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523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533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542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554

第二十八回

季苇萧扬州入赘 萧金铉白下选书

话说鲍廷玺走到阊门，遇见跟他哥的小厮阿三。阿三前走，后面跟了一个闲汉，挑了一担东西，是些三牲和些银锭、纸马之类。鲍廷玺道：“阿三，倪大太爷在衙门里么？你这些东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里去？”阿三道：“六太爷来了！大太爷自从南京回来，进了大老爷衙门，打发人上京接太太去，去的人回说，太太已于前月去世。大太爷着了这一急，得了重病，不多几日，就归天了。大太爷的灵柩现在城外厝着，小的便搬在饭店里住。今日是大太爷头七，小的送这三牲纸马到坟上烧纸去。”鲍廷玺听了这话，两眼大睁着，话也说不出，慌问道：“怎么说？大太爷死了？”阿三道：“是，大太爷去世了。”鲍廷玺哭倒在地，阿三扶了起来。当下不进城了，就同阿三到他哥哥厝基的所在，摆下牲醴，浇奠了酒，焚起纸钱。哭道：“哥哥阴魂不远，你兄弟来迟一步，就不能再见大哥一面！”说罢，又恸哭了一场。阿三劝了回来，在饭店里住下。

次日，鲍廷玺将自己盘缠又买了一副牲醴、纸钱去上了哥哥的坟，回来，连连在饭店里住了几天，盘缠也用尽了，阿三也辞了他往别处去了。思量没有主意，只得把新做来的一件见抚院的绸直裰当了两把银子，且到扬州寻寻季姑爷再处。

当下搭船，一直来到扬州，往道门口去问季苇萧的下处。门簿上写着“寓在兴教寺”。忙找到兴教寺，和尚道：“季相公么？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①隔壁尤家招亲，你到那里去寻。”鲍廷玺一直找到尤家，见那家门口挂着彩子。三间敞厅，坐了一敞厅的客。正中书案上，点着两枝通红的蜡烛；中间悬着一轴百子图的画；两边贴着朱笺纸的对联，上写道：“清风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季苇萧戴着新方巾，穿着银红绸直裰，在那里陪客；见了鲍廷玺进来，吓了一跳，同他作了揖，请他坐下，说道：“姑老爷才从苏州回来的？”鲍廷玺道：“正是。恰又遇着姑爷恭喜，我来吃喜酒。”座上的客问：“此位尊姓？”季苇萧代答道：“这舍亲姓鲍，是我的贱内的姑爷，是小弟的姑丈人。”众人道：“原来是姑太爷。失敬！失敬！”鲍廷玺问：“各位太爷尊姓？”季苇萧指着上首席坐的两位道：“这位是辛东之先生，这位是金寓刘先生，二位是扬州大名士。作诗的从古也没有这好的。又且书法绝妙，天下没有第三个。”

说罢，摆上饭来。二位先生首席，鲍廷玺三席，还有几个人，都是尤家亲戚，坐了一桌子。吃过了饭，这些亲戚们同季苇萧里面料理事去了。鲍廷玺坐着，同那两位先生攀谈。辛先生道：“扬州这些有钱的盐呆子，其实可恶！就如河下兴盛旗冯家，他有十几万银子。他从徽州请了我出来，住了半年，我说：‘你要为我的情，就一总送我二三千银子。’他竟一毛不拔！我后来向人说：‘冯家他这银子该给我的。他将来死的时候，这十几万银子，一个钱也带不去，到阴司里是个穷鬼。阎王要盖“森罗宝殿”，这四个字的匾，少不的是请我写，至少也得送我一万银子！我那时就把几千与他用用，也

不可知！何必如此计较！”说罢，笑了。金先生道：“这话一丝也不错！前日不多时，河下方家来请我写一副对联，共是二十二个字。他叫小厮送了八十两银子来谢我，我叫他小厮到跟前，吩咐他道：‘你拜上你家老爷，说金老爷的字是在京师王爷府里品过价钱的：小字是一两一个，大字十两一个。我这二十二个字，平买平卖，时价值二百二十两银子。你若是二百一十九两九钱，也不必来取对联。’那小厮回家去说了。方家这畜生，卖弄有钱，竟坐了轿子到我下处来，把二百二十两银子与我。我把对联递与他。他，他，两把把对联扯碎了，我登时大怒，把这银子打开，一总都攒在街上，给那些挑盐的、拾粪的去了！列位！你说这样小人，岂不可恶！”

正说着，季苇萧走了出来，笑说道：“你们在这里讲盐呆子的故事？我近日听见说，扬州是‘六精’。”辛东之道：“是‘五精’罢了，那里‘六精’？”季苇萧道：“是‘六精’的很！我说与你听！他轿里是坐的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这是‘五精’了。而今时作，这些盐商头上戴的是方巾，中间定是一个水晶结子，合起来是‘六精’。”说罢，一齐笑了。捧上面来吃。四人吃着，鲍廷玺问道：“我听见说，盐务里这些有钱的，到面店里，八分一碗的面，只呷一口汤，就拿下去赏与轿夫吃。这话可是有的么？”辛先生道：“怎么不是有的。”金先生道：“他那里当真吃不下！他本是在家里泡了一碗锅巴吃了，才到面店去的！”

当下说着笑话，天色晚了下来，里面吹打着，引季苇萧进了洞房。众人上席吃酒，吃罢各散。鲍廷玺仍旧到钞关饭店里住了一夜。次日来贺喜，看新人，看罢出来，坐在厅上。

鲍廷玺悄悄问季苇萧道：“姑爷，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曾听见怎的，你怎么又做这件事？”季苇萧指着对联与他看道：“你不见‘才子佳人信有之’？我们风流人物，只要才子佳人会合，一房两房，何足为奇！”鲍廷玺道：“这也罢了。你这些费用是那里来的？”季苇萧道：“我一到扬州，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两银子，又把我在瓜洲管关税，只怕还要在这里过几年，所以又娶一个亲。姑老爷，你几时回南京去？”鲍廷玺道：“姑爷，不瞒你说，我在苏州去投奔一个亲戚投不着，来到这里，而今并没有盘缠回南京。”季苇萧道：“这个容易，我如今送几钱银子与姑老爷做盘费，还要托姑老爷带一个书子到南京去。”

正说着，只见那辛先生、金先生、和一个道士，又有一个人，一齐来吵房。季苇萧让了进去，新房里吵了一会，出来坐下。辛先生指着这两位向季苇萧道：“这位道友尊姓来，号霞士，也是我们扬州诗人。这位是芜湖郭铁笔先生，镌的图书最妙。今日也趁着喜事来奉访。”季苇萧问了二位的下处，说道：“即日来答拜。”辛先生和金先生道：“这位令亲鲍老爹，前日听说尊府是南京的，却几时回南京去？”季苇萧道：“也就在这一两日间。”那两位先生道：“这等，我们不能同行了。我们同在这个俗地方，人不知道敬重，将来也要到南京去。”说了一会话，四人作别去了。鲍廷玺问道：“姑爷，你带书子到南京与那一位朋友？”季苇萧道：“他也是我们安庆人，也姓季，叫作季恬逸，和我同姓不宗。前日同我一路出来的。我如今在这里不得回去，他是没用的人，寄个字叫他回家。”鲍廷玺道：“姑爷，你这字可曾写下？”季苇萧道：“不曾写下。我今晚写了，姑老爷明日来取这字和盘缠，后日起身去罢。”

鲍廷玺应诺去了。当晚季苇萧写了字，封下五钱银子，等鲍廷玺次日来拿。

次日早晨，一个人坐了轿子来拜，传进帖子，上写“年家眷同学弟宗姬顿首拜”。季苇萧迎了出去，见那人方巾阔服，古貌古心。进来坐下，季苇萧动问：“仙乡尊字？”那人道：“贱字穆庵，敝处湖广。一向在京，同谢茂秦先生馆于赵王家里。因返舍走走，在这里路过，闻知大名，特来进谒。有一个小照行乐②，求大笔一题。将来还要带到南京去，遍请诸名公题咏。”季苇萧道：“先生大名，如雷灌耳。小弟献丑，真是弄斧班门了。”说罢，吃了茶，打恭上轿而去。恰好鲍廷玺走来，取了书子和盘缠，谢了季苇萧。季苇萧向他说：“姑老爷到南京，千万寻到状元境，劝我那朋友季恬逸回去。南京这地方是可以饿的死人的，万不可久住！”说毕，送了出来。

鲍廷玺拿着这几钱银子，搭了船，回到南京。进了家门，把这些苦处告诉太太一遍，又被太太臭骂了一顿。施御史又来催他兑房价，他没银子兑，只得把房子退还施家，这二十两押议的银子做了干罚。没处存身，太太只得在内桥娘家胡姓借了一间房子，搬进去住着。住了几日，鲍廷玺拿着书子寻到状元境，寻着了季恬逸。季恬逸接书看了，请他吃了一壶茶，说道：“有劳鲍老爹。这些话，我都知道了。”鲍廷玺别过自去了。

这季恬逸因缺少盘缠，没处寻寓所住，每日里拿着八个钱买四个“吊桶底”③作两顿吃，晚里在刻字店一个案板上睡觉。这日见了书子，知道季苇萧不来，越发慌了；又没有盘缠回安庆去，终日吃了饼，坐在刻字店里出神。那一日早上，连饼也没的吃，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头戴方巾，身穿元

色直裰，走了进来，和他拱一拱手。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那人道：“先生尊姓？”季恬逸道：“贱姓季。”那人道：“请问先生，这里可有选文章的名士么？”季恬逸道：“多的很！卫体善、随岑庵、马纯上、蘧駪夫、匡超人，我都认的；还有前日同我在这这里的季苇萧。这都是大名。你要那一个？”那人道：“不拘那一位。我小弟有二三百银子，要选一部文章。烦先生替我寻一位来，我同他好合选。”季恬逸道：“你先生尊姓贵处？也说与我，我好去寻人。”那人道：“我复姓诸葛，盱眙县人。说起来，人也还知道的。先生竟去寻一位来便了。”季恬逸请他坐在那里，自己走上街来，心里想道：“这些人虽常来在这里，却是散在各处，这一会没头没脑，往那里去捉？可惜季苇萧又不在这里。”又想道：“不必管他！我如今只望着水西门一路大街走，遇着那个就捉了来，且混他些东西吃吃再说。”

主意已定，一直走到水西门口，只见一个人，押着一担行李进城。他举眼看时，认得是安庆的萧金铉。他喜出望外道：“好了！”上前一把拉着，说道：“金兄！你几时来的？”萧金铉道：“原来是恬兄，你可同苇萧在一处？”季恬逸道：“苇萧久已到扬州去了。我如今在一个地方。你来的恰好，如今有一桩大生意作成你——你却不可忘了我！”萧金铉道：“什么大生意？”季恬逸道：“你不要管，你只同着我走，包你有几天快活日子过！”萧金铉听了，同他一齐来到状元境刻字店。只见那姓诸葛的正在那里探头探脑的望，季恬逸高声道：“诸葛先生！我替你约了一位大名士来！”那人走了出来，迎进刻字店里，作了揖，把萧金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内。三人同到茶馆里，叙礼坐下，彼此各道姓名。那人道：“小弟复姓诸

葛，名佑，字天申。”萧金铉道：“小弟姓萧，名鼎，字金铉。”季恬逸就把方才诸葛天申有几百银子要选文章的话说了。诸葛天申道：“这选事，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因到大邦，必要请一位大名下的先生，以附骥尾；今得见萧先生，如鱼之得水了！”萧金铉道：“只恐小弟菲材，不堪胜任。”季恬逸道：“两位都不必谦，彼此久仰，今日一见如故。诸葛先生且做个东，请萧先生吃个下马饭，把这话细细商议。”诸葛天申道：“这话有理，客边只好假馆①坐坐。”

当下三人会了茶钱一同出来，到三山街一个大酒楼上。萧金铉首席，季恬逸对坐，诸葛天申主位。堂官上来问菜，季恬逸点了一卖肘子，一卖板鸭，一卖醉白鱼。先把鱼和板鸭拿来吃酒，留着肘子，再做三分银子汤，带饭上来。堂官送上酒来，斟了吃酒。季恬逸道：“先生，这件事，我们先要寻一个僻静些的去处，又要宽大些；选定了文章，好把刻字匠叫齐在寓处来看着他刻。”萧金铉道：“要僻地方，只有南门外报恩寺里好；又不吵闹，房子又宽，房钱又不十分贵。我们而今吃了饭，竟到那里寻寓所。”当下吃完几壶酒，堂官拿上肘子、汤和饭来，季恬逸尽力吃了一饱。下楼会帐，又走到刻字店托他看了行李，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门。那南门热闹轰轰，真是车如游龙，马如流水！三人挤了半日，才挤了出来，望着报恩寺，走了进去。季恬逸道：“我们就在这门口寻下处罢。”萧金铉道：“不好，还要再向里面些去，方才僻静。”

当下又走了许多路，走过老退居⑤，到一个和尚家，敲门进去。小和尚开了门，问做什么事；说是来寻下处的，小和尚引了进去。当家的老和尚出来见，头戴元色缎僧帽，身穿茧绸僧衣，手里拿着数珠，铺眉蒙眼⑥的走了出来，打个问

讯⑦，请诸位坐下，问了姓名、地方。三人说要寻一个寓所。和尚道：“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三位施主请自看，听凭拣那一处。”三人走进里面，看了三间房子，又出来同和尚坐着，请教每月房钱多少。和尚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讲了半天，一厘也不肯让。诸葛天申已是出二两四了，和尚只是不点头，一会又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萧金铉见他可厌，向季恬逸说道：“下处是好，只是买东西远些。”老和尚呆着脸道：“在小房住的客，若是买办和厨子是一个人做，就住不了。须要厨子是一个人，在厨下收拾着；买办又是一个人，伺候着买东西：才赶的来。”萧金铉笑道：“将来我们在这里住，岂但买办厨子是用两个人，还要牵一头秃驴与那买东西的人骑着来往，更走的快！”把那和尚骂的白瞪着眼，三人便起身道：“我们且告辞，再来商议罢。”和尚送出来。

又走了二里路，到一个僧官家敲门。僧官迎了出来，一脸都是笑，请三位厅上坐，便煨出新鲜茶来，摆上九个茶盘，上好的蜜橙糕、核桃酥奉过来与三位吃。三位讲到租寓处的话，僧官笑道：“这个何妨，听凭三位老爷，喜欢那里，就请了行李来。”三人请问房钱。僧官说：“这个何必计较？三位老爷来往，请也请不至，随便见惠些须香资，僧人那里好争论？”萧金铉见他出语不俗，便道：“在老师父这里打搅，每月送银二金，休嫌轻意。”僧官连忙应承了。当下两位就坐在僧官家，季恬逸进城去发行李。僧官叫道人打扫房，铺设床铺桌椅家伙，又换了茶来，陪二位谈。到晚，行李发了来，僧官告别进去了。萧金铉叫诸葛天申先秤出二两银子来，用封袋封了，贴了签子，送与僧官，僧官又出来谢过。三人点起

灯来，打点夜消。诸葛天申称出钱把银子，托季恬逸出去买酒菜。季恬逸出去了一会，带着一个走堂的，捧着四壶酒，四个碟子来：一碟香肠，一碟盐水虾，一碟水鸡腿，一碟海蜇，摆在桌上。诸葛天申是乡里人，认不的香肠，说道：“这是什么东西？好像猪鸟。”萧金铉道：“你只吃罢了，不要问他。”诸葛天申吃着，说道：“这就是腊肉！”萧金铉道：“你又来了！腊肉有个皮长在一转的？这是猪肚内的小肠！”诸葛天申又不认的海蜇，说道：“这进脆的是什么东西？倒好吃。再买些进脆的来吃吃。”萧季二位又吃了一回，当晚吃完了酒，打点各自歇息。季恬逸没有行李，萧金铉匀出一条褥子来，给他在脚头盖着睡。

次日清早，僧官走进来说道：“昨日三位老爷驾到，贫僧今日备个腐饭，屈三位坐坐，就在我们这寺里各处顽顽。”三人说了：“不当。”僧官邀请到那边楼底下坐着，办出四大盘来吃早饭。吃过，同三位出来闲步，说道：“我们就到三藏禅林里顽顽罢。”当下走进三藏禅林，头一进是极高的大殿，殿上金字匾额：“天下第一祖庭”。一直走过两间房子，又曲曲折折的阶级栏杆，走上一个楼去，只道是没有地方了，僧官又把楼背后开了两扇门，叫三人进去看，那知还有一片平地，在极高的所在，四处都望着。内中又有参天的大木，几万竿竹子，那风吹的到处飕飕的响；中间便是唐玄奘法师的衣钵塔。顽了一会，僧官又邀到家里，晚上九个盘子吃酒。吃酒中间，僧官说道：“贫僧到了僧官任，还不曾请客。后日家里摆酒唱戏，请三位老爷看戏，不要出分子。”三位道：“我们一定奉贺。”当夜吃完了酒。

到第三日，僧官家请的客，从应天府尹的衙门人到县衙

门的人，约有五六十。客还未到，厨子、看茶的⑧老早的来了，戏子也发了箱来了。僧官正在三人房里闲谈，忽见道人走来说：“师公，那人又来了！”只因这一番，有分教：平地风波，天女下维摩⑨之室；空堂宴集，鸡群来咬鹤之翔。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注 释：

①引行公店：“引”，指盐引，一种运盐凭证；在指定行引地区内营业的盐行叫“引行”；有些引行照规定要合营，就联合成立一个公店，叫做“引行公店”。②小照行乐：行乐图，就是画像。③吊桶底：一种大饼。④假馆：“假”，借；“馆”，指酒馆。⑤退居：和尚当过方丈后退休的称谓，这里是指退居的老和尚住的地方。⑥铺眉蒙眼：装模做样。⑦问讯：僧尼行礼，先合十打一恭，把手举到眉心再放下。⑧看茶的：临时雇来供应茶水的，也叫“茶上”。⑨维摩：维摩诘，佛教所传佛在世时一个居士的名字，省称“维摩”。佛经故事：天女在维摩那里听说法后，现出原身，而他未为她所诱惑。

第二十九回

诸葛佑僧寮遇友 杜慎卿江郡纳姬

话说僧官正在萧金铉三人房里闲坐，道人慌忙来报：“那个人又来了。”僧官就别了三位，同道人出去，问道人：“可又是龙三那奴才？”道人道：“怎么不是？他这一回来的把戏更出奇！老爷，你自去看。”僧官走到楼底下，看茶的正在门口扇着炉子。僧官走进去，只见椅子上坐着一个人，一副乌黑的脸，两只黄眼睛珠，一嘴胡子，头戴一顶纸剪的凤冠，身穿蓝布女褂，白布单裙，脚底下大脚花鞋，坐在那里。两个轿夫站在天井里要钱。

那人见了僧官，笑容可掬，说道：“老爷，你今日喜事，我所以绝早就来替你当家。你且把轿钱替我打发去着。”僧官愁着眉道：“龙老三，你又来做什么？这是个什么样子！”慌忙把轿钱打发了去，又道：“龙老三，你还不把那些衣服脱了！人看着怪模怪样！”龙三道：“老爷，你好没良心！你做官到任，除了不打金凤冠与我戴，不做大红补服与我穿，我做太太的人，自己戴了一个纸凤冠，不怕人笑也罢了，你还叫我去掉了是怎的？”僧官道：“龙老三！顽是顽，笑是笑。虽则我今日不曾请你，你要上门怪我，也只该好好走来。为什么装这个样子？”龙三道：“老爷，你又说错了。‘夫妻无隔宿之仇’，我怪你怎的？”僧官道：“我如今自己认不是罢了。是我